

特朗普四面樹敵 全世界八方聲討

以採購俄石油為由
加徵50%關稅

印度 美國總統特朗普將「美國優先」矛頭直指印度，多次施壓印度，要求其不得購買俄羅斯的折價石油，亦頻繁抱怨印度關稅率過高、對美貿易順差大。特朗普最初對印度開出25%所謂「對等關稅」，又以印度採購俄羅斯石油為由，額外徵收5%關稅，稅率一度高達50%。

特朗普改革H-1B簽證計劃，也嚴重衝擊印度。新計劃要求美企每聘用一名持H-1B簽證的外國員工，都需繳納10萬美元（約78萬港元）。大量持該簽證在美國科企工作的印度籍員工面臨巨大續簽壓力，被迫離開美國。

印度早前宣布與美國達成貿易協議，將關稅從50%調降至18%。不過美方強硬要求印度不得採購俄羅斯石油，同時需購買價值3,000億美元（約3.9萬港元）美國商品，印度會否全盤接受這些條件仍存變數。

公然插手內政
挺示威者宣暴力

伊朗 特朗普延續並升級美國對伊朗一貫的「極限施壓」方針。去年6月，美軍突然與以色列聯合空襲伊朗核設施，特朗普洋洋得意宣稱已摧毀所有伊朗核設施，令其失去製造核武能力。去年底到今年初伊朗內部局勢動盪之際，特朗普也多次揚言支持暴力抗議的示威者，公然插手伊朗內政，呼籲示威者等待美國援助。

如今在中東地區，伊朗與美國劍拔弩張，美國已調遣大量軍艦派駐中東，特朗普更揚言隨時或對伊朗發起軍事打擊，施壓伊朗與美方談判時必須徹底放棄擁核、限制導彈射程、停止支持地方武裝勢力等。美國最近一年也屢屢加碼對伊朗經濟制裁，分析相信特朗普政府的最終目標，是干預伊朗內政，企圖實現政權更迭。

施壓激增關稅
逼盟友投資採購

韓國 韓國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傳統盟友，但在「美國優先」政策下依然面臨美國打壓。特朗普早前揮舞關稅大棒，施壓韓國承諾對美投資高達3,500億美元（約2.7萬億港元），並採購1,000億美元（約7,812億港元）美國能源產品。

就在上月，特朗普突然對韓國發難，以韓國對美投資法案遲遲未在韓國國會過關為由，威脅將韓國重要的汽車、木材、藥品產業，以及所有「對等關稅」相關商品的關稅額激增至25%，試圖逼迫韓國迅速兌現對美投資承諾。韓國已緊急派遣官員赴美商討，但雙方會談仍未有結果。

印度總理莫迪
加拿大總理卡尼

制裁凍結資產
施壓迫使讓步

俄羅斯

特朗普多次以制裁手段向俄羅斯施壓，要求其結束俄烏衝突。去年7月，特朗普突然設定俄烏和談「最後期限」為8月3日，否則將對俄徵收高額關稅。到8月22日，特朗普又要求俄烏領導人於兩周內直接會談，否則將作出「非常重要的決定」，可能包括大規模制裁或關稅。不過相關的關稅威脅並未落實。

到去年10月22日，美國財政部突然宣布，對俄羅斯兩大石油企業「俄羅斯石油公司」及「盧克石油公司」實施制裁，凍結其在美國的資產，宣稱此舉旨在削弱俄羅斯為繼續軍事衝突籌集資金。財政部長貝森特藉制裁直言「現時就是立即停火的時候」。

特朗普就俄烏衝突問題多次轉軋，美媒去年11月披露，特朗普準備簽署一項法案，制裁所有與俄羅斯有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凸顯其試圖通過經濟施壓，迫使俄羅斯讓步。

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持續推行「美國優先」政策，揮舞關稅與制裁大棒，透過經濟軍事等多領域向多國施壓。從亞洲的印度、韓國，到鄰國加拿大，乃至眾多歐洲盟友及非洲國家，皆成為其施壓對象，引來鋪天蓋地的譴責和批評。

特朗普政府去年推出所謂「對等關稅」，施壓貿易夥伴被迫同意利好美國的貿易協議，再用簽證改革等手段，打擊各國關鍵產業。特朗普政府的軍事干預野心也昭然若揭，更在新年伊始

派遣美軍公開入侵拉丁美洲國家委內瑞拉，強行控制時任委國總統馬杜羅並帶

往美國。特朗普揚言要奪取盟友丹麥的自治領地格陵蘭，也引發國際社會憂慮。分析認為，特朗普連串外交舉措只顧美國的狹隘利益，不僅嚴重損害美國與傳統盟友的關係，更對全球秩序構成深遠挑戰。

圖吞領土
冀成美第五十一州

加拿大

對於加拿大這一重要鄰國和親密盟友，特朗普非但沒有展現任何尊重，反而毫不掩飾覬覦盟友領土。特朗普多次宣稱會讓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個州份，將加拿大總理卡尼戲稱為「州長」。美國官員也被揭多次會見加拿大艾伯塔省分離主義者，財長貝森特更公開表態支持該省的分離主義運動，引起國際社會警惕。

在關稅措施上，特朗普對加拿大也是無所不用其極，包括對加拿大出口美國的商品幾乎全面徵收25%關稅。加拿大積極尋求與中國等國家加強貿易聯繫，特朗普多次揚言要將針對加拿大的關稅增至100%，試圖施壓加拿大。

上月的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卡尼在發言中不點名痛批美國霸權行徑，並呼籲中等強國積極發展互相合作，聯手應對美國威脅。

多招斷石油進口引發人道危機

古巴

美國對古巴的經濟封鎖已逾60年，在特朗普今屆任期內更具侵略性。特朗普上月底宣稱，古巴對美國構成所謂「異常威脅」，試圖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威脅對所有向古巴運送石油的國家加徵關稅。

古巴高度依賴從委內瑞拉進口石油，在美軍強行入侵委內瑞拉、強佔委國石油資源後，古巴的重要石油來源被迫中斷，面臨嚴重能源危機。分析警告在能源短缺情況下，古巴的供水供電等基礎設施瀕臨癱瘞，或將引發人道危機。

美媒早前透露，特朗普政府在入侵委國後，更圖謀在今年年底前插手古巴內政、顛覆古巴政權，為此極力加大對古巴的經濟和能源封鎖力度。

覬覦黃金礦產擬借機掠奪

尼日利亞

美軍於去年聖誕節空襲尼日利亞西北部尼日利亞政府的自主安全決策權。美國長年觀察能尼日利亞豐富的黃金和礦產資源，分析相信特朗普不排除動用軍事手段干預尼國內政，趁機掠奪該國資源。

特朗普也多次以所謂宗教迫害為名，試圖為美軍襲擊尼日利亞製造藉口。他去年10月底宣布將尼日利亞列為國際宗教自由法案框架下的「特別關注國」，宣稱當地有「激進伊斯蘭主義者殺害數千名基督徒」。但多方事實均證明，特朗普的說法與尼日利亞實際情況大相逕庭，在當地宗教衝突中，穆斯林受害人反而更多。

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

丹麥

特朗普揚言強佔盟友丹麥的自治領地格陵蘭，在歐洲一度引爆危機。重返白宮不久，特朗普便揚言美國絕對有必要控制格陵蘭。派遣副總統萬斯登島視察美軍基地、任命所謂格陵蘭特使等舉動，也顯示特朗普對這一戰略重地的野心。

到今年初美軍入侵委內瑞拉後，特朗普更是獅子大開口，一度揚言不排除以軍事手段強行奪取格陵蘭，更宣稱要對歐洲8國盟友徵收高額關稅，施壓其同意將格陵蘭出售給美國。在領土主權事務上，歐洲各強國極度反應，拒絕讓步。最終特朗普被迫放低姿態，表明不會動武強佔格陵蘭，但並未放棄佔領格陵蘭的主張。

在北约防禦、經濟發展、能源政策、移民政策和意識形態主張上，特朗普政府與歐洲盟友的裂痕也愈發顯著。包括法國和德國在內的歐洲多國，都強調歐洲需盡快自主發展防務、加強與美國以外的國家經濟交流。

悍然入侵
強行帶總統到美國

委內瑞拉

經歷持續近半年的軍事威脅後，美軍於今年1月3日悍然侵入委內瑞拉，強行控制時任委國總統馬杜羅及其夫人，將他們強行帶至美國。是次軍事行動震驚全球，標誌着美國對委政策從持續數十年的經濟制裁，升級為直接透過軍事手段推動政權更迭。

美國軍事行動後迅速推動對委內瑞拉的經濟控制，強行要求委國將石油出口收入存入美國監管账户，並威脅委國臨時政府與美國達成協議，令美國油企進入委內瑞拉開採石油，強行剝奪委國核心戰略資源控制權及收益。

有媒據此將特朗普的名字唐納德，與美國前總統門羅奉行的對拉丁美洲極限打壓「門羅主義」相結合，誕生新詞「唐羅主義」，描述特朗普無視國際法，以武力掠奪他國領土及資源的行徑。

尼日利亞總統提努布

尼日利亞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去年聖誕節空襲尼日利亞，強行控制時任尼日利亞總統馬杜羅及其夫人的行動，標誌着美國對尼日利亞的經濟制裁升級為直接透過軍事手段推動政權更迭。

我們必須看清，特朗普這一年的全球點火，其破壞力遠超一兩場關稅戰或外交風波。他正進行的是一場對美國共和體制與戰後國際秩序的最後清算，當「他救國即不違法」這種凌駕於法律之上王權思維成為執政綱領時，美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實體正在萎縮，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巨大的、不受制衡的私人莊園。

這種轉變的代價將是災難性的。這把火燒掉的不僅是美國的軟實力，更是人類文明花費了幾個世紀才建立起來、對權力的制度性約束。當世界各國發現美國不再是一個可以對話的法治實體，而是一個反覆無常、唯利是圖的個人王國時，全球秩序將陷入一種野蠻的、叢林式的混亂。

「美國優先」打擊異己「新王權主義」下的全球烽煙

郭輝

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一年以來，其施政節奏之混亂、外交挑釁之頻繁，讓傳統的地緣政治專家也感到無所適從。從對盟友發動關稅勒索，到試圖將格陵蘭納入版圖，再到退出數十個國際組織，這些行為在傳統的國家利益視角下顯得極其非理性。然而只要借用著名國際關係學者、韋爾斯利學院的戈達德(Stacie Goddard)和喬治城大學的紐曼(Abraham L. Newman)提出的「新王權主義」(Neo-Royalism)框架來觀察，這一切看似隨機的火頭，背後實則有一套嚴密的、旨在徹底顛覆現代主權國家的運作邏輯。

最能體現新王權色彩的，莫過於特朗普對關稅的病態執着。在傳統經濟學看來，關稅是調節貿易逆差的槪念；但在新王權邏輯中，關稅被轉化為一種「租金」或「貢品」。兩位學者指出，特朗普對加拿大、英國或歐盟發出的關稅威脅，本質上是一種提取貢品的儀式。他要的不是貿易平衡，而是這些被他視

洗，這並非為了提高行政效率，而是為了移除所有能對王權產生約束的制度摩擦。當特朗普委任馬斯克領導政府效率部，又或讓家族成員介入核心外交決策時，他實際上是在將公共職能私有化。在這種邏輯下，政府不再是為全民提供服務的公共機構，而是領袖用來獎賞追隨者、懲罰不忠者的私人機器。每一處對國際規則的踐踏，本質上都是在向其內部的私黨宣告，唯有領袖的意志才是唯一的法律。

最能體現新王權色彩的，莫過於特朗普對關稅的病態執着。在傳統經濟學看來，關稅是調節貿易逆差的槪念；但在新王權邏輯中，關稅被轉化為一種「租金」或「貢品」。兩位學者指出，特朗普對加拿大、英國或歐盟發出的關稅威脅，本質上是一種提取貢品的儀式。他要的不是貿易平衡，而是這些被他視

為附庸的盟友，必須公開承認其宗主地位，並透過經濟讓利來換取領袖個人的政治保護。這也解釋了為何他對奪取格陵蘭如此執着，在一名地產商出身的「美利堅國王」眼中，領土不是主權的象徵，而是可以納入私人投資組合的實體資產。這種將國家領土與商業地產掛鉤的行徑，是將國際秩序退回至十九世紀以前的私人民主時代。

特朗普在全球點火的另一個重要面向，是針對所有多邊國際關係體系的破壞。撤出66個國際組織、削減八成的人道援助，這些行為在外界看來是孤立主義，但在新王權主義者看來，這是為了消除所有對「朕即國家」產生制衡的外部法規。「美利堅國王」不需要聯合國，因聯合國講求的是主權平等與程序公正；他要的是一種君主對君主的私相授受。當他繞過專業外交官，直接與各國強人達成交易時，他是在建立一種基於身份等級而非法律契約的國際層級體系。這種體系下，規則被恩賜所取代，長遠的外交穩定被短期的人治意志所透支。

我們必須看清，特朗普這一年的全球點火，其破壞力遠超一兩場關稅戰或外交風波。他正進行的是一場對美國共和體制與戰後國際秩序的最後清算，當「他救國即不違法」這種凌駕於法律之上王權思維成為執政綱領時，美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實體正在萎縮，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巨大的、不受制衡的私人莊園。

這種轉變的代價將是災難性的。這把火燒掉的不僅是美國的軟實力，更是人類文明花費了幾個世紀才建立起來、對權力的制度性約束。當世界各國發現美國不再是一個可以對話的法治實體，而是一個反覆無常、唯利是圖的個人王國時，全球秩序將陷入一種野蠻的、叢林式的混亂。

古巴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